



中國無產階級 文化大革命的新發展 •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

不久前，在中國的第一大城市上海，出現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勢，新發展。廣大上海工農群眾紛紛起來，向上海市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發起了總攻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形勢好得很，越來越好，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正在全線崩潰，革命造反派正按照毛澤東主席的教導，乘勝追擊，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出來，將他們斗倒、斗臭，像打落水狗一樣，打得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上海廣大工農群眾所發起的向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的總攻擊，不僅是上海市的重大事件，也是全中國的重大事件。上海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動，正在鼓舞全中國人民，推動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發展。

對於上海的革命形勢，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按照他們的反革命的階級本能，大嚷什麼“糟得很”、“混亂”，他們還開動宣傳機器，企圖歪曲事情的真相，誤導各國人民，貶低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作用，貶低中華人民共和國威望。我們必須向這些做白日夢的反動傢伙大喝一聲：你們對中國的誣蔑和攻擊是徒勞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發展，不僅進一步宣告隱藏在中國無產階級先鋒組織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的徹底垮台，而且也進一步宣告了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在中國實現“和平演變”的“美夢”的徹底破滅。

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有四個重要的特點：

第一、廣大的上海工農群眾起來造反了，他們冲破重重障礙，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組織，自己解放自己。百萬產業工人組織了浩浩蕩蕩的文化革命大軍，向上海市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猛烈

開火，上海市廣大工人，識破了黨內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份子的真面目。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同黨外的資本主義勢力緊密勾結，千方百計阻撓上海工人起來造反，阻撓上海工人參加文化大革命，並且處心積慮地破壞文化大革命。他們最初的借口“妨礙生產”，阻撓工人參加文化大革命，後來，見阻撓不成，又改變策略，煽動一部份受誤導的工人離開生產崗位，造成一些工廠停工、鐵路中斷等事件。他們甚至企圖破壞港口的生產活動，陰謀打擊中國的國際威望。他們這樣公開表演，恰好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恰好是自己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上海市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還拾起反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經濟主義這個破爛貨色，濫用國家財富，收買拉攏一部份工人，企圖煽動工人去追求物質刺激，轉移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從而達到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可恥目的。

現在，這一小撮頑固的資產階級當權派已經被揪出來了，被上海的革命造反派打倒了。這是上海革命工農群眾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全中國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都為這項偉大的勝利

而歡呼！

第二、上海市機關工作人員紛紛行動起來，堅決起來向上海市黨政機關的資產階級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進行不妥協的鬥爭。特別是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內的革命造反派起來斗倒兩報內部的資產階級當權派，接管了這兩家報紙，使兩報成為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專政工具，並全力為無產階級大革命推波助瀾。

第三、革命造反派的隊伍越來越壯大，他們團結了工農群眾的絕大多數，鬥爭的藝術日趨成熟。他們活學活用毛澤東主席的著作，堅決遵照中央與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對於被誤導的階級兄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爭取、教育與團結的工作，使越來越多的願意革命的、受誤導的工農兄弟覺醒過來，加入了革命造反派的隊伍。

第四、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正面臨全線崩潰，頑固地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企圖負隅頑抗，力圖反撲，保住自己的“烏紗帽”，保住自己的反動堡壘，但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造反派那肯放過，他們發揚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和“打落水狗”的精神，打退了當權派的反撲，奮勇前進，將當權派固守的反動堡壘一個個奪取過來。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上海革命造反派正按照毛澤東主席的這個光輝的英明的教導，乘勝追擊，不獲全勝，決不收兵，他們正同全中國人民一道，誓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嚴厲譴責蘇修勾結帝國主義傀儡 出賣馬來亞人民革命事業

一月十一日，星洲左翼工團：廠商、黃梨、膠業、駁業、特示、縫業、電訊、車業、造船、咖啡、火電鋸、木器、理電髮、洋人僱員、魚業、機器總會、酒旅、茶餐、書報、五金、食品、金銀業等聯合發表聲明如下：

當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在索非亞無恥地阻撓中國代表團參與，世界總工會，所召開的會議時，我們就曾經指出：「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已經徹底地淪為美帝國主義的工具」，今天的情勢更加說明了這點。

他們今天不但在國際上瘋狂地進行可恥的反華勾當，並且和美帝國主義親密地勾結在一起，大搞「和談騙局」，一心一意要出賣越南人民的革命事業，世界革命人民，早就把他們踢開在一邊，在這偉大的時代里，他們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堆又爛又臭的渣滓了！今天，他們不甘失敗，居然墮落到這個地步，和美英帝國主義的走狗——李光耀傀儡集團明目張胆地進行勾搭！

當年，在亞非人民團結會議上，亞非革命人民已經將「馬來西亞」這個新殖民主義的產物宣判了死刑，會議也支持馬來亞人民為建立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包括星加坡島）的鬥爭目標。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在不久以前承認星洲的假「獨立」，已經是嚴重破壞了我國人民的鬥爭目標，今天它居然又厚顏無恥地派遣所謂「職工代表團」，到馬來亞來，就是存心

要破壞亞非人民光榮的議決，就是要破壞世界人民（包括馬來亞人民）的革命事業。

特別是，今天當我們工人階級正在反對李光耀法西斯政權所制定的所謂「職工會（修正）法令」時，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的「代表團」，到馬來亞來和行動黨反動政權的御用工具——N. T. U. C.（全國職總）頭子何思明工賊親熱擁抱，就是有意要誤導廣大的工友群衆，破壞我們的正義鬥爭。在這一點上，蘇聯修正主義集團，不是顯得比帝國主義更卑鄙嗎？這明顯的是美帝國主義的幫兇、是世界革命人民的敵人。

在此，我們要最嚴厲地譴責和抗議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的這種出賣馬來亞人民革命事業的可恥行爲。今天，馬來亞人民和你們是勢不兩立的！你們口口聲聲稱爲「社會主義者」，但是，你們的一舉一動，去證明你們比歷史上最卑鄙的工賊還要可恥！你們早已經背叛和出賣了國際工人階級，你們還有什麼資格自稱爲「社會主義者」呢？你們是什麼：你們是最無恥、最卑鄙、最毒辣的叛徒！！

你們同帝國主義走狗勾結在一起，企圖將你們修正主義的反革命的黑手伸入到馬來亞，進行破壞與顛覆馬來亞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販賣修正主義的貨色，企圖將馬來亞人民的革命事業淪為修正主義進行反革命的工具，我們要鄭重告訴你們這是幻想，是永遠也辦不到，同時我們要嚴厲警告你們這種同美帝國主義反動派勾結的反革命行徑最終是要遭到徹底失敗和破產的。我們馬來亞人民嚴厲抗議你們的到來！馬來亞的每一寸土地都不許你們沾污，你們馬上從馬來亞滾出去！！！！

黨芽籠西區支部發表聲明

駁斥王振順叛黨“聲明”

王振順於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被反動政權所拘留。被拘前爲我黨芽籠西區支部黨員，曾任支部祕書。經過三年多的拘留，王振順於本月六日獲得「釋放」，且發表叛黨之「公開聲明」，對行動黨政權歌功頌德，且極盡所能，大肆污蔑與攻擊我黨與左翼運動。黨芽籠西支部於本月十三日發表譴責及駁斥王振順之叛黨聲明，聲明全文如下：

行動黨政權現在正處心積慮地尋找藉口進行瘋狂鎮壓左翼運動，而王振順竟出賣良心，將我黨的正常活動，污蔑為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的活動，提供反動政權施展其暴力鎮壓的機會，這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

今天，行動黨政權正面臨經濟困難，處境狼狽，也正需要一些叛徒為其歌功頌德，去讚揚其建屋與工業化政策。實際上，行動黨的工業化政策，一籌莫展，不能挽救十餘萬人民的失業困境，這些都是有目睹的事實，並不像王振順所指的

什麼政治和經濟都穩定，人民都享受着相當高的生活水準。

關於星加坡是真「獨立」，還是假「獨立」，現在已經不是一個爭論的問題了。因為自從星加坡被帝國主義安排脫開「大馬」之後，一切的一切，都證明了星加坡的「獨立」是虛假的，外交政策是靠攏英美帝國主義的、軍事基地是操縱在英國手中，難道還有比事實更雄辯嗎？今天，除了高官厚祿的官爺們的大力吹噓外，當然也希望好像王振順之類的叛徒為其塗脂抹粉：

（轉入第四版）

哲學知識

理論是指導—— 實踐的指南(八)

馬哲

我們應該這樣來認識這個問題：即革命的道路雖然是我們左翼所深切認識到和選擇的唯一正確的鬥爭道路，也是社會發展規律所決定的任何一個新興階級取得政權所必須遵循的唯一道路，這條革命道路，在一些沒有實行所謂「議會鬥爭」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里，那里的廣大人民群眾所一開始就採取的鬥爭形式，他們只能以革命的道路反對反革命的道路，例如中國人民革命和越南人民革命正是這樣；但是，在一些所謂有「議會鬥爭」的國家里，情形就略有不同。在這些國家里，可能一邊公開地進行議會鬥爭，另一邊則積極地積蓄力量，準備敵人全面進行襲擊時，可以有還手的餘地，保存住革命力量，不致於全面受毀滅。這種革命形勢來臨的快慢，完全決定在反動統治者對待議會鬥爭的態度上面；當統治者把國家完全法西斯化，堵塞住了議會鬥爭的道路時，這種革命奪取政權的鬥爭形勢就會馬上到來。但是，在這種革命奪取政權的形勢到來之前，在議會鬥爭還可以被利用來暴露反動統治者的面目，教育廣大人民群眾的情形底下，任何人如果拒絕利用這個極為方便的講壇，那就一定會犯「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

因為，革命鬥爭的過程，首先也就是爭取群眾，打擊敵人的鬥爭過程，那麼，還有什麼能夠比得上可以公開地暴露、打擊敵人和公開地號召，爭取和團結群眾來得更好、更是有利的條件呢？同時，即使是革命已轉入了不能公開的奪取政權的鬥爭階段，我們仍然是要盡力爭取一切可以利用的公開鬥爭條件，來加以配合與互相支援的，只有這樣，革命才能發展，才可以大力推展，才能夠最終奪取政權，否則，如果因為統治者的鎮壓和捕殺，使到革命鬥爭局限在完全孤立的秘密狀態底下，使到革命的鬥爭在地區和地區、群眾和群眾之間互相隔開，沒有其他的或公開的，或半公開的鬥爭條件，把革命鬥爭的目標和主張採取各種形式貫徹到群眾中去，就無法發動群眾。這樣，即使是由於反動派所迫而爆發了革命奪取政權的時刻，仍然是無法取得勝利的。而且，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很快就會被反動派所撲滅。例如，一個在農村建立了革命根據地的革命鬥爭，沒有城市人民的各種鬥爭加以支援和配合，從中採取着各種形式宣揚這個革命鬥爭的觀點和立場，這個鬥爭的實質，發動群眾，組織群眾，這個革命就一定無法發展和壯大，就一定是無法在反動派堅固盤踞的城市里取勝，就無法在包圍城市中最後奪取城市。

當前，法西斯聯盟和行動黨的作為，都是一步步地走上堵塞議會道路的行動，這更證明了我們廣大

民的政治覺悟是一天天的提高了，力量一天天的壯大了，迫使反動統治者一天天生活在恐懼的氣氛中，不得不採取通過它所設計的「國會」來欺騙人民，並作繭自縛，堵塞住議會道路。因此，當新加坡島的行動黨把所謂的「國會」當作它的樹膠印，利用「國會」來掩蓋它的法西斯面目，和利用「國會」來製造美麗的糖衣，粉飾表面的繁榮時，當我們左翼卻無法利用「國會」的起碼可以利用的機會來暴露行動黨的種種罪行和教育人民群眾的情形下，當國會已經完全失去了它的可以被左翼利用的時刻，社陣的抵制「國會」，全體議員辭職，改變鬥爭方式，開展議會外的群眾鬥爭，實在是完全正確的，是對廣大人民群眾的一次有效的、最深刻的教育，讓他們真正認識到議會的本質，有效地提高了他們的覺悟；這個抵制「國會」的鬥爭，實質上也就是進行了一次更尖銳的和更有意義的議會鬥爭。因為，在我們左翼已經完全沒有辦法利用議會作為起碼的教育群眾，暴露反動派的情形下，而仍留在議會里，就會限制了群眾的認識，使群眾被「議會鬥爭」的美麗外表所蒙蔽和麻醉，就一定會降低群眾革命的思想水平，這正是反動派所最高興的事。因此，社陣今天的抵制國會，正好像替廣大人民群眾掃開了蒙住他們眼睛的塵埃一樣，使他們看到了議會外遼闊的青天。

今天，法西斯行動黨為了社陣的抵制國會的正確行動，暴露了行動黨議會的本質，暴露了新加坡假獨立的真面目，使得行動黨狼狽不堪，暴跳如雷，對社陣以及一切左翼政黨和左翼工團，進行了種種的誣蔑，對一切進步力量恨之入骨，這一來就更加證明了左翼的行動的正確，證明了左翼的行動有力地擊中了敵人的要害。有位偉人說：「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我們正是按照着這個指示來辦事的，我們要把這個抵制「國會」的鬥爭堅持到底，繼續進行議會外的群眾鬥爭，直到法西斯行動黨完全接受社陣及左翼力量提出的八大公平民主大選條件為止。（未完）

重要勘誤

上期〔理論是指導實踐的指南〕(七)一文里，在第二台第七行的「因此，無產階級革命」這句話後面的括號內漏了一個“或”字，實為「或作為走向社會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之誤，意思也就是除了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之外，也包括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作為走向社會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

行動黨

加緊壓榨老百姓

"行動黨經濟搞垮了！"

"樣樣要抽稅，連結婚和死人政府都要抽稅，真無譜！"

"....."

街頭巷尾，議論紛紛，大家異口同聲地說：行動黨政府的日子越來越難過，向老百姓的壓榨也越來越緊，左翼講新加坡的"獨立"是假的，這已經被事實一再證明。

人民群眾有這樣的認識，有這樣的看法，這反映了他們的新覺醒，反映了形勢的發展對法西斯行動黨越來越不利。而我們左翼所提出的爭取一個沒有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壓迫的、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戰鬥口號，正被越來越多人民接受和擁護，這是好事，是革命新高張的標誌。

行動黨是怎樣向老百姓加緊壓榨呢？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增稅，如增加關稅，以致物價上漲，政府的收入越增加，人民生活就越困苦；此外，還有增加車牌稅、駕車稅、建屋稅，等等，等等。拼命划收費的停車場，沒有划綫的地段，就放個「不准停車」的牌子，迫使你非到交錢的地段停車不可，甚至弄得有車沒處停；要停就停到「不許停車」的地方去中"三萬"。

結婚本來就要來"婚姻註冊費"，現在，還要另外多抽稅。據不久前公佈的"集會及遊行"條例，"在市區範圍內之結婚遊行，不論無音樂，每日十元。"（市區外則日五元），"徒步遊行，包括舞獅舞龍或雜技表演，需另加費，每日十元（和前項十元，就是每日六十）。"

至於水電費的上漲，早已實行，老百姓（特別是住"政府屋"的人）叫苦連天。有消息說，政府可能再提高門牌稅和地稅，老百姓又

要遭殃。

抽稅多，損害最大的是誰？是生活在底層的勞苦大眾。關稅增加，老板就將商品的價格抬高，別的稅增加，老板就壓低工資，或裁減工人，照樣賺錢，甚至還可以通過這樣一壓一裁，反而比過去賺更多錢呢！最倒霉的不正是被壓在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嗎？

除了拼命在老百姓身上擠錢抽錢之外，行動黨還在另一方面拼命減少在老百姓身上的開銷，而行動黨大官們的高額薪津不減，反而依例增加。最近，李光耀之流高喊什麼教育要"重質不重量"，"學生太多了！"在行動黨寡頭們看來，受教育的人多了，是他們不幸，所以，他們要減少人民受教育。這是倒退的政策，實行這種政策的政府，是倒退的政府。一方面，行動黨政府經濟大恐慌，要減少教育開銷，減少學生數目；另一方面，人民受教育越少，越沒有文化沒有知識，行動黨政府自以為就更容易控制人民，不必擔心人民造反，這叫做"愚人政策"。這就是李光耀叫嚷教育"重質不重量"的內幕。

行動黨法西斯政府壓榨老百姓，今後還會繼續下去，而且越來越厲害，而人民的反抗與鬥爭也必定越來越劇烈，我們左翼必須做好團結群眾，教育群眾的工作，迎接新的、更艱巨、更光榮的戰鬥任務！



（接自第二版）

硬將黑說成白，將非說成是，以顛倒是非，混淆視聽，那是不足為奇的。

由於行動黨政權的法西斯統治，將"國會"據為己有，"議會民主"早已死亡。雖然王振順已聲明"現在已經決定放棄一切政治活動"，但是，反動政權希望他能夠對"議會民主"以及"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具有完全的信心。同時也希望他能夠繼續抱着"議會民主"、"一人一票"的死屍，唱與行動黨政權同屬一曲的"還魂調"，也是不足為奇的。這也證明了左翼運動的"議會"外群眾鬥爭，已經狠狠地打擊到反動政權的要害。社陣議員的辭去議席之抵制補選，已經取得一定的成績。從今而後，人民群眾已不會僅賴"議會"內之鬥爭，而把鬥爭從"議會"內轉移到"議會"外的群眾鬥爭上，這完全是群眾認識的提高，給反動政權一個致命的打擊。

我們也順便在此告訴反動政權和王振順，作為一個政黨，我們始終遵循黨的政策和目標奮鬥。我們感到欣慰的是，能夠在反動政權瘋狂的暴力鎮壓底下，依然負起組織群眾、教育群眾、動員群眾的神聖工作。當然，作為一個左翼政黨，我們應盡量設法與一切具有共同鬥爭目標的左翼政黨（包括左翼工團與進步文化團體），採取一致行動，共向對敵。這是我們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希望做到的。反動政權的分化和挑撥離間，都是徒勞無效的。

我們在此強烈譴責行動黨繼續拘留反迫害反殖愛國志士，且利用少數叛徒份子企圖利用打擊左翼運動。但是，我們要告訴反動政權，這些都是白費心機的。少數叛徒的"聲明"與上電視的污蔑行為是絕對動搖不了我們的堅強信心。我們將一如既往地堅持我們的一貫鬥爭目標，直到勝利為止。

向英雄的越南人民學習

編者按：本期我們刊載兩篇反映越南人民同美國侵略者進行英勇戰鬥的文章。一篇是綜合報導，介紹越南南方人民進行人民戰鬥的戰術，一篇是通訊，描述越南南方人民在敵佔區同美偽集團進行鬥爭的情況，特別着重介紹了幾位可敬的革命英雄。我們希望大家好好閱讀，並向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越南人民學習，使自己成爲一個不怕艱苦、不怕犧牲的革命戰士。



人民戰爭的威力無窮

介紹越南南方解放武裝力量的戰術

越南南方人民和解放武裝力量，在過去的一年中，取得了殲滅二十六萬敵人的偉大勝利，使美國侵略者陷入更嚴重的困境。越南南方善於運用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他們智勇雙全，出奇制勝。下面，我們舉出一些戰役爲實例，向大家介紹他們經常使用的置敵於死地的戰術：

伏擊戰 以甘車村戰役爲例

新華社記者寫的一篇報道，生動具體地反映了越南南方解放軍進行伏擊戰的威力。報道說：

十一月中旬，越南南方解放軍在油汀地區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殲滅了偽軍一個主力營，美軍不甘失敗，認爲走狗不行，於是親自出馬。美國第一步兵師的一個營，浩浩蕩蕩地前往增援，但是撲了個空，原來解放軍戰士在勝利結束戰鬥後早已轉移了。二十日，美軍一支戰車隊載着這個營往回走時，土龍木省解放軍某部，却在美軍戰車隊必須經過的甘車村一帶等候着。

沿着一條紅土公路往回走的美軍戰車隊，一露頭就遭到解放軍一個排和當地人民游擊隊的阻擊和襲擾，從十二時到十七時許的五個多鐘頭，美軍這支機械化快速部隊，才爬行了九公里。當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剛剛通過一座遭到游擊隊破壞的木橋後，便陷入了解放軍佈下的天羅地網中。隱蔽在甘車村一帶的解放軍戰士，等美軍的戰車進入伏擊區，他們的重機槍、輕機炮就向敵人猛掃，炮彈和手榴彈一齊飛到敵人的頭上。隨着槍炮的響聲，戰士們像下山的猛虎一樣撲向敵人。一支部

隊把美軍戰車攔腰斬斷，並且頂後面的戰車，使它們不能上前支援。另一外兩支部隊向被夾在中間的敵人，發出一陣比一陣猛烈的衝鋒，把美國強盜的陣容打得亂七八糟。然後，英雄的戰士們不顧前來援救的敵機的轟炸掃射，迅速把敵人分割成很多小塊，逐一加以消滅。

“迎頭堵住敵人去路的戰士們，發揚了英勇頑強和勇於近戰的精神，將美國侵略軍打得頭破血流。……當一個班的敵人向解放軍一連一排的戰士衝來時，班長對大家說：「沉住氣，等敵人靠近再打！」敵人只有五米遠時，他們的機槍、衝鋒槍、火箭筒一齊開火了，一下子便把這個班的敵人全部「報銷」了。接着又衝上來了十五個美國兵，等到距離很近時，戰士們的手榴彈又準確地在美國強盜群裏開了花，打得這些美國「王牌」軍滾滾的滾，爬爬的爬，鬼哭狼嚎，丑態百出。

奇襲戰 以波來古戰役爲例

人民日報記者訪問越南南方解放區時，會見了一九六五年二月七日奇襲波來古美軍基地的一位“神兵”，並寫下了這次奇襲的報導。

這位“神兵”名叫達姆，年近三十，貧民出身。他的父親給帝國主義走狗逼債氣死，他從小沒吃沒穿，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參加革命後，工作學習十分積極，打仗勇猛機動。在進攻波來古這個美軍重要基地的戰鬥中，達姆擔任主攻組組長，任務是進攻美軍軍官住房和附近的一個飛機場。

（接自第五版）

當達姆領着戰友躲到巡邏潛入基地時，已是午夜時分，美軍軍官住房還亮着燈火。達姆隻身敏捷地潛進第一幢住房，但屋裡沒有一個美軍，達姆趕緊退出，躍進第二幢住房，還是不見有美軍，一直到第五幢住房，都不見美軍。他急得滿頭大汗，同志們正等待他發出總攻擊的訊號啊！達姆鼓勵自己，一定要克服困難，找到美軍。終於，他在一所隱立的住房里，發現了大群美軍躺在軟床上睡大覺。於是他屏住呼吸點燃了引火綫，轟然一聲悶雷般的巨響，震得整個美軍住房頓時淹沒在硝烟火氣之中。

埋伏在基地四野的解放軍戰士一聽到爆炸聲，像一陣旋風似的一齊飛奔出來。解放軍炮兵把成批的炮彈射向美軍營房。頃刻間，基地的飛機場、營房、碉堡、崗樓，一處接一處連續爆炸了，飛上天了。

阻擊戰 以安老山戰役為例

以下是美國記者寫的一篇隨軍報導，講的是解放軍在安老山阻擊美軍的戰役：

“第一騎兵師（空運的）在蓬山周圍的沿海平原，同越共殿後部隊進行零星接觸後，對於在蓬山以北十五里的安老山谷追上越共主力一點，寄於莫大希望……五支特種部隊（早已）被空投到安老山谷，找尋和「確定」敵人的所在了。這些部隊着陸時，馬上遇到敵人的炮火，他們通過無線電報告說，他們發現了起碼一營越共，而且可能是整團的越共。

“雖然，特種部隊人員知道，他們是作為一支「敢死隊」被派出去的，但是，有人引導他們相信，第一騎兵師會迅速跟着趕到。事實並非如此，原因是騎兵師本身在蓬山外面被越共的殿後行動牽制住了。最後，第一騎兵師部隊終於在安老山谷空降了，但是已經拖延了九天。此時，整整一半的特種部隊已

經遭到消滅，而敵人已經走得無影無踪。

“問題的一部份出在第一騎兵師的機動能力，實在沒有像他們自己所吹噓的那樣架勢。原因之一是騎兵師的直升機，可能由於山區的一個低雲層而處於半癱瘓狀態；另一個原因是騎兵師的數百架直升機，需要大得驚人的後勤支援。後勤負責人說他每天必須供應一千支空對地火箭、三千三百發大炮彈、四萬加倫噴氣機燃料，等等。第一騎兵師一個上校對他的部隊的表現感到有些傷心。他承認說：「我們好像追逐野兔的大笨象一樣。」”

圍殲戰 （以保邦戰役為例）

越南南方解放軍的一位指揮員向“人民日報”記者介紹了圍殲敵人的一個出色的戰例：保邦戰役，他說：

“美國侵略軍在南越沿海登陸暫時穩定之後，他們就把豬嘴伸進內地，企圖進攻解放區，圍攻解放軍主力。他們把「王牌軍」——美軍第一步兵師、空降師、騎兵師等等調進山區林區。在保邦地區戰鬥中，美國啓用了第一步兵師的兩個步兵營、兩個裝甲支團、一個加強炮兵連，企圖對解放區發動進攻。

“十一月十二日拂曉，當美軍還未睡醒時，強大的解放軍突然對美軍進行包圍，然後分幾路向美軍營地猛沖，立刻把敵人的營地劈成幾塊。圍殲部隊穿插，分割，近戰壓縮，各種炮火、手榴彈、炸藥包和自動武器，一齊向美軍陣地上壓去，剛打響幾分鐘，美軍的聯絡綫就解放軍切斷了。解放軍戰士高呼着「堅決把美國侵略者消滅乾淨」的口號，勇猛衝殺，個個像小老虎。他們對貼着樹梢飛的美國飛機連看都不看一眼。有的戰士猛衝到距離美軍不到十米的地方開火。儘管硝烟瀰漫，解放軍戰士照樣射擊得十分準確。解放軍炮兵打起無後座力炮穿插進來了。由於砲位地勢低

窪，眼前又有橡膠樹擋住視線，不好瞄準。「來！」炮手武世躍到高地，把炮身架到自己肩膀上射擊。

“解放軍發動的攻勢如此之猛，美國侵略軍完全嚇昏了，連爬帶滾地躲進了裝甲車底下，胡亂放槍，美軍的大炮一炮未發，那些坦克、裝甲車、卡車，一個個癱瘓在地上。

“正是這樣的解放軍勇士，在三小時戰鬥中，把吹得天花亂墜的美軍「大紅一師」（即美軍第一步兵師）的兩千多人馬報銷了。西貢的美軍頭目氣得直跺腳。雖然戰場距西貢極近，但他們毫無辦法。……”

地道戰

美聯社駐西貢記者布朗，無可奈何地承認南越解放軍與人民地道戰的威力，承認美偽軍對地道戰毫無對策。他寫道：

“西貢北面大約二十英里有個主要是叢林和橡膠園的地區。美國人把這個地區叫做「鐵三角」。這是面積一百平方英里左右大體上呈三角形的荒野地帶。儘管做了一切努力，都無法把這個地區據守的越共趕走。

“一個原因是游擊隊在整個地區挖了巨大的地道網。地道互相連接，像個迷魂陣，每隊五十碼左右，就有一個偽裝起來的通到地面的通風口。

“……看起來平平常常的稻田埂上，炮眼星羅棋佈，田野角上的洞口並不引人注目，然而洞里却放着機關槍，高高的大樹上藏着狙擊的窩巢；就連坟地也變成了越共巨大的掩體網。

“……當政府軍（按：指南越偽軍）把游擊隊追逼得看來走投無路時，却發現實際上進入了一個越共的堡壘地區。

“這時，地形就完全對越共有利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軍一般的對策就是用大炮、空投炸彈、火箭和凝固汽油彈來猛烈轟炸敵人的工事。最後，政府軍進入村莊或叢

（轉入第八版）



越南的抗戰

英

勇

不

屈



北京人民日報「記者在岷港近郊訪南越民軍戰士

在越南南方訪問期間，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每天激勵着我們，使我們的心不能平靜。

黎文西從容就義

在岷港近郊某地，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們認識了一個名叫黎文西（編者按：黎文西又名黎椰，於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五日被殺害。）的青年。他個兒不高，黑黑的臉，體格健壯。同許多不平凡的人物一樣，他是有着堅定，沉着和樸素的風度。當時，我們只知道他在岷港敵佔區工作。那次會見，由於時間的原故，我們沒有來得及和他多談。我們本來想在以後的機會，來補償這次短暫會面所沒有了解的材料。但是，萬萬沒有想到，我們在岷港近郊的訪問還未全部結果，當地同志就沉痛地告訴我們：「黎文西同志在執行任務時不幸被捕了。」這個消息撕裂着我們的心。我們和南方同志一起，日夜思念着黎文西的安危。

不久，有同志告訴我們：「情況是嚴重的。敵人準備公開殺害他，岷港人民爲了營救黎文西，組織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鬥爭。但這沒有能阻止住美國強盜的血手。」黎文西同志犧牲了噩耗終於傳來了，我們含着眼淚，彷彿看到黎文西臨死不屈的英雄形象，出現在我們眼前。黎文西同志被捕之後，被關在岷港的監牢里。敵人用盡威脅利誘，企圖使黎文西屈服。黎文西面對敵人軟硬兼施的手段，毫不動搖，堅貞不屈，表現了革命者的英雄本色，在審訊時，他理直氣壯地說：「我就是炸死美國侵略者。」美僞軍警輪番審問，毫無所得，最後只得由敵戰術地區的頭子親自審問。

「你知道我是誰。」這個美帝國主義的走狗說：「你是死是活，就在我的手里。」

黎文西豪邁地笑了笑。這個走狗接着說：「我可以放你出去，我們講個條件吧！」黎文西還沒等這個走狗說完，就大聲回答說：「沒有什麼條件可講的，我個人的死治全由你們。告訴你吧，我死活要炸美國強盜。」

爲了抗美救國的神聖事業，即使要拋頭顱，也能做到面不改色，從容就義。這是越南南方人民男女老幼共有的性格。

老子英雄兒好漢

廣南省C村，是個埋在山谷里的小村。全村三十來戶人家，稀稀落落分散在四周的半山上。山谷中間是窄長的平川，一條小溪穿過谷地，溪邊水田里的早稻已經黃熟。山坡上到處荔枝樹、菠蘿、柚子、檳榔樹林立，從外表看，似乎是個寧靜的山莊。

我們在這個村莊里住了幾天。經過村民們的介紹，才知道這個山莊經歷過多麼不平靜的日日夜夜。

C村全村男女老幼一共九十四口，其中三分之一是十歲以下的兒童，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他們粉碎了十八次美僞軍的「掃蕩」。老人們埋地雷，小孩們挖陷阱，青年們打伏擊，先先後後打死敵人一百多。美僞軍把這個村叫着「越共的老窩」，每次「掃蕩」都把全村房屋燒光，財產搶光，耕牛殺光，企圖迫使村民無法生存下去，遠遷他鄉。可是，除了第一次「掃蕩」，由於村民沒有經驗，被抓走了幾戶人家之外，留下的沒有一家一人遷走。十八次「掃蕩」，是十八次血洗。C村的人民，在火和血的面前不是驚慌失措，屈服投降；而是斗志昂揚，寧死不屈。

村里有個叫阮亥的老人，今年七十三歲了。瘦高個，白髮銀鬚。他有四男一女。大兒子叫阮鶴，是革命幹部，一次美僞軍進村，阮鶴沒有來得及躲避，不幸落入敵人手裡。敵人把阮鶴朝天捆在一條大木樑上。敵人威脅老人：「現在全看你們自己了，你的兒子要是老實招供，保你兩人沒事！」老人怒目對着敵人說：「你們有本事就讓我兒子招認，我什麼也不知道，你們也別想從我嘴里挖出口供。」阮鶴听着父親堅定的聲音，笑了一笑，瞅着狼狽的敵人。

「這麼說，你們都不想說了！」一個僞軍軍官斜眼從老人移到兒子，臉上暴出青筋。

阮亥望着兒子，兒子望着阮亥，誰也沒有吭一聲，對視的雙目是相互鼓勵。敵人找來了幾瓶火油，又用稻草扎了個小草把，倒上火油，點燃。「最後時刻了，說不說？」敵人惡狠狠的嘶叫。回答是一陣沉默。一個敵人打開火油瓶，在阮鶴身上點燃了火，阮亥只見兒子緊咬着牙，忿怒瞪眼，沒有吭叫一聲。阮鶴英勇犧牲了，阮亥老人也昏迷過去了。等阮亥清醒過來，他已經被關進牢中。後來，敵人反覆拷打審問，還是毫無結果。阮亥經過種種酷刑，得了重病。敵人見他病重，認爲他不行了，把他趕出牢房。

「我什麼都經歷過了。」老人臉上蒼白，激動地緊握拳頭，一字一頓地說：「敵人燒死了我的大兒子，又槍殺了我的第二個兒子，我的房子燒過十八次，什麼東西都搶光了，還有多少像我這樣經歷的與（口旁）？」

停了一會兒，老人伸出干瘦的手掌，摸了摸鬍子，神情激昂地說：「敵人可以搶去一切東西，可沒法搶去我的一顆心，我什麼也沒有了，可是我還有兩個兒子，他們全在革命隊伍里。頭可斷，身可傷，我們南方人民的革命氣節永不喪失。革命不怕死，怕死不

（轉入第八版）

(接自第六版)

林(往往在第二天),可是連一個越共的影子都找不着。

"進攻越共地道網往往是非常吃力的而又是血腥的事情,會造成友方(指南越僞軍)慘重傷亡。地道網上面和附進必然滿佈成千的偽裝起來的釘簽陷阱。這是越共的機智另一種特產。這些陷阱里插着尖端朝上的帶刺的釘簽,很容易穿透軍靴底,哪個士兵踩上它,就要吃苦頭和喪失作戰能力。……"

地雷陣

以下是一篇越南"解放軍報"關於民軍靈活運用"地雷陣"和"陷阱陣"置敵於死地的報道:

"從一九六五年起,古芝解放區(離西貢僅三十里)就成為美僞集團「重點緩靖」的地區之一,敵人不斷地對它進行「掃蕩」、轟炸、炮擊、撒放化學毒藥,妄圖把古芝解放區夷為平地。

"古芝縣軍民在從一月八日到二十七日(一九六六年)的半個多月的反「掃蕩」戰鬥中,粉碎了美

國侵略軍和它的幫兇的上萬兵力的多次猖狂進攻,殲滅敵人二千六百多名,打落打傷敵機近八十架、擊毀擊傷敵戰車五十多輛。

"解放武裝力量的各個單位研究了敵人可能空降着陸的地點,敵人行軍路線和搜索目標等,制訂了作戰計劃;研究了三種武裝力量的配合、軍事和政治的配合、殲滅敵人和保衛自己的配合等問題。游擊隊和人民群眾根據作戰的需要,進一步鞏固和修整戰鬥工事,增設了許多地雷陣、陷阱,增加了大批武器,創造出更多的打擊敵人的奇妙戰術。

"在古芝縣北部軍民從一月八日到十九日進行的三百九十二次戰鬥中,有三百八十次是游擊隊和民兵自衛隊打的。他們共殲滅敵人一千多名。敵人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挨打,他們既打敵人的大部隊,見到一個班敵人、甚至一個敵人也打。白天打,夜里打,連續地打,普遍地打。他們進行伏擊、襲擊和炮擊,有時用步槍、手榴彈打,有時用地雷、樁板和陷阱打,這一切,形成一個嚴密的包圍圈,把敵人層

層圍住。……"

黃蜂戰

美帝國主義有"特種武器",越南南方人民也有"特種武器",例如毒蛇、黃蜂,就是兩種叫美國大兵胆戰心驚的"特種武器"。這里我們單介紹一下"黃蜂戰"。

被越南南方人民譽為"黃蜂祖宗"的解放軍英雄阮文司,是"黃蜂戰"的創始者。他通過反覆摸索研究和多次戰鬥,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能夠像指揮部隊那樣指揮黃蜂。他所馴養的黃蜂,能夠根據"號令"出擊。黃蜂出擊之時,會專門狠螫美國佬和僞軍,不會誤螫游擊隊戰士;它們不僅能在敵人接近時群起圍攻,而且能在敵人潰逃時跟踪追擊,並在追擊到一定程度之後"收兵"回巢。阮文司和他的游擊隊員們,曾經以黃蜂陣配合陷阱、尖樁等,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敵人對戰鬥村的"掃蕩"。其中有一次,阮文司親自大擺"黃蜂陣",把一整營在美國軍官指揮下的僞軍螫得抱頭鼠竄,叫苦連天。

(接自第七版)

革命。」阮文老人說着說着笑起來了。他的壯言豪語和革命樂觀主義的性格,不就是南方人民的共同的音容和性格嗎!也只有那在革命的驚濤駭浪里經過搏鬥的人民,才能對革命事業充滿這樣堅強的信心。

英勇機智的孩子

我們在行進路上,經常見到一些十來歲的小姑娘,背上背着小包袱,頭上戴着寬大的解放軍帽。他們都是交通聯絡員。她們帶點稚氣的小臉上,閃爍着機靈聰慧的神色。我們還見到許多農村里的兒童,只要拿得動砍刀,他們都是削竹尖、挖陷阱的能手。南方兒童在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下,正在成長為堅強的戰士。

現在,再講一個孩子的鬥爭故事。

莫姆,十四歲,是嘉萊省嘉萊族人。他父親早亡,母親給地主當傭人。他家住在那村,當時有個京族革命干部的教育下漸漸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有一次敵人進村來抓這個幹部,村民聞訊都躲開了,幹部轉移到秘密住處去了。莫姆沒有離村,被敵人抓住了。僞軍連拖帶拉地把莫姆抓到村邊的河里。莫姆站在水沒胸口的河心,兩個僞軍站在他背後:「你說不說,越共藏在那里,老鄉躲到那里去了?」僞軍一把抓住

莫姆頭髮,前後猛晃。「我不知道!」莫姆剛說完,一個僞軍揪住莫姆雙耳,狠命地把他的頭按進水里。莫姆淹昏過去了,僞軍把他拉上岸拖進村里,拳打腳踢丟在一旁。僞軍在村里吃飽搶足之後,倒提着槍,把槍口對準莫姆呱呱喝:「走,你給我們領路,找老鄉去。」「我!給你們領路?」莫姆撫摸被打得青一塊紅一塊的臉額,想了想,又搖搖頭說:「不,我不能領路,我有咳嗽病,我一咳,老鄉听到不都跑了嗎?」「少囉索,走走走!」怕死的僞軍推着莫姆進森林搜查。莫姆領着僞軍走進森林,一邊走,一邊干咳。躲藏在密林中的干部和群眾,听到了莫姆這個通報暗號,迅速轉移了。僞軍盲目地跟着莫姆走了一圈,啥也沒有發現,帶着莫姆急忙返回據點。半路上,熟悉道路的莫姆趁敵人沒有注意奔進森林,跑了回來。

莫姆完全還是個孩子。但是,他在對敵鬥爭中堅強不屈,英勇機智,充分表現了他越南民族的好兒子。

× × × × ×

黎文西、阮文和莫姆,是越南南方的三代人。是的,一千四百萬越南南方人民,無論是老年、青年和少年,都已經動員起來。他們在鬥爭中表現出來的不畏強暴,不怕困難,前仆後繼,敢於鬥爭的偉大氣魄和可歌可泣的事跡,永遠值得一切革命人民學習。